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四

起已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凡十九年

丑巳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引兵還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

張紘諫曰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操遣兵救合肥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冬十月荊州地震○十二月操軍還譙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

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

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孫權表

劉備領荊州牧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

寅庚

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

下今日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二月朔日食○冬曹操作銅爵是舉吾得而用之

臺於鄴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

七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疆豪所忌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疆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二縣戶二萬

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
 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
 瑜所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
 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
 盛為築宮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
 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
 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
 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
 詰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
 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
 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
 行裝道病困與權賤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
 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

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為子登娶其女
 而以女妻其子循胤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
 權以兄奉之時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便執臣節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
 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
 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
 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
 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
 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
 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
 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
 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
 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備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
 待亞亮並為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
 初士燮為交
 軍師中郎將
 三弟領合浦九真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
 多往依之雄長一州震服百蠻而交州刺史張津好

趙所居荀彧
鬼神事常著絳帕頭讀道書為其將所殺至是權以
隲為刺史熒率兄弟奉承節度遣子入質由是嶺南
始服
於權

卯辛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
相副○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

操擊破之初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

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

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

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

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自

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為

營閏月操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

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

據胡牀不動許楮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楮左手

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

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

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

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

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

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

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

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

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

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
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
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
缺不從河東擊馬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
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
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
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
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
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
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
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
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
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

集其眾雖多莫適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

張魯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

正善亦自負其才付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

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

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

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上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

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

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

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

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

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二

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

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

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

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

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今以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

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

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

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

辰壬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不

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居府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取之操大悅夏五月誅馬騰夷三族

○六月晦日食 ○秋七月螟 ○郿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鄭渾討平之

郿賊梁興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

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將餘眾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聚郿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孫權徙治建業居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權長史張紘卒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作濡須塢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冬十月

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

殺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慚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行義修整而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劉備據涪城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都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曾自守

癸巳

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救關成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操進軍濡須口號四十萬孫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戲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徹軍還并十四州為九州○徙濱江郡縣初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

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公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夏五月

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茲大雨水○劉璋

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益州從事廣漢

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強分遣諸將秋七月平下屬縣進圍雒城守將張任出戰敗死

魏始建社稷宗廟○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八月

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超

奔漢中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得羌胡心若

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拔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勸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康等不聽開門迎超超入遂殺康等曹操使夏侯淵來救超逆戰敗之會楊阜喪妻求假以葬阜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戲敘悲甚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取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我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為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為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敘昂奉討超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張魯欲妻之或曰

有人若此不愛其親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
卿以苟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
為大理王脩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為侍中鍾繇
事陳羣為御史中丞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
則取之於人不為傲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
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唯渙獨否操欲復肉刑令曰
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
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
笞法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
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
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
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
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
宜先施用漢律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
可易以肉刑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
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
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
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

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擊却之○三

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夏四月旱○

五月雨水○閏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初

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人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
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
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
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
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
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
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
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
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馬超奔劉
女數萬口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諸

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汧流克巴東破
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

通鑑綱目卷之六

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
 今牽去所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
 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
 飛定巴西德陽龐統中流矢卒法正賤與劉璋曰左
 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
 將軍舊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
 蒼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
 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今引軍屯城北城中震
 怖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
 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
 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
 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
 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
 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董和為掌
 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為平西將軍法正
 為蜀郡太守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
 故備舉而用之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
 而劉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
 陽會備略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
 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

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
 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
 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
 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
 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萊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
 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
 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
 出降備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
 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
 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軍用不
 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
 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
 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
 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
 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
 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
 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
 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為梓潼太守法正一殮之德睦

之亮曰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
 懼孫夫人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
 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
 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
 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君臣之道漸以致放實由於此位極則賤順之
 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放實由於此位極則賤順之
 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
 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為廣都長不治
 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
 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秋七月魏公操擊
 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秋七月魏公操擊
 孫權操留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
 愛之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志家丞魏荀攸卒
 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荀攸卒

密有智防謀謨惟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
 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
 止又稱二荀論人久矣枹罕宋建反冬十月討斬之諸
 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羌皆降 建自號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

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

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
 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
 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
 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
 貴人有姪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
 是事泄操使郝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
 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
 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
 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
 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
 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十二月操以高柔為丞相理曹
 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未乙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三月魏公

操擊張魯○夏五月韓遂為其下所殺○劉備孫權

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初劉備在荆州

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過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璋留關羽守江陵與魯肅數生疑

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吏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備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招羽召呂蒙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而詐謂普故入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

豈有餘力復營此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出降蒙乃赴益陽魯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坂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

手西州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荅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

道守去故堂
通鑑綱目卷之四
三

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

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操至陽平張魯欲

眾拒關堅守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

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信以為然至是身履不如所聞

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

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操意沮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

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

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

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

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喻之主簿

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

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

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

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

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

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

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

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

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

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

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

張郃徐晃等守漢中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

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

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

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

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

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

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

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

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

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

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

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遂得

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

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

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冬十月始置名號

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三

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

其屬閻圃為列侯習鑿齒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

本源而未流自劉備遣兵擊巴竇破之張魯之走巴

止其此之謂與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

也備乃使權迎魯會諸夷帥朴胡杜濩任統已降於

曹操而魯亦降權遂擊胡等破之操遣張郃

徇三巴備遣巴西太守張飛擊之郃走還

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

笑訓希世浮偽謂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

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

譏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

獄髮為徒隸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

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諂

方收付獄桓階和洽為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恩義

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臣非敢曲理玠以

枉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

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不忍致之

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

及言事者耳洽曰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

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

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

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傳選謂

夔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身焉能害人玠從

弟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

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

足貴五月朔日食○以裴潛為代郡太守代郡烏桓

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至是潛單秋七月南

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遂皆警服

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初南匈奴久居塞內

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

是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

去甲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

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

監督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酉丁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初權

蔣欽與徐盛有隙至是欽持諸軍節度每稱其善權

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

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

既請降留將軍周泰督需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

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

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

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

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六月魏以華歆

車服出入警蹕冕十二旒乘金根車為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初操

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

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

藻敏瞻操愛之操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

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脩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

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荅曰春秋之義立

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不

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

所患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不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

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不悵然自失吳質耳語

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

護軍

初權

今

權

權

亦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趙盾有堂

通鑑綱目卷之六

四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

偏故耳今策淵卻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

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

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

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

滿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

之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孫權以嚴

兵鎮陸口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閉軍權遣陸遜討

事權乃以呂蒙代之眾嘉峻能以實讓權遣陸遜討

丹陽山越平之吳郡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寧亂非眾

伍取其精銳權從之命遜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

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

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

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

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

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為耳

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

操不克死之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

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

而死三月有星孛于東方○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

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魏王操召裴潛為丞相

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

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

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曰

至操使其子彰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曰

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劉備擊張郃不克陽平關

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劉備擊張郃不克陽平關

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

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

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

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

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

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

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

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弟

九月至長安

亥巳

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初夏侯淵

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

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

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

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

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

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眾心乃定

二月晦日食○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

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操自長安出

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

矣乃歛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

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

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

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

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

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

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守刺史

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落出

居扶風天水界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

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

為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為王太

子拔牙門將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

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

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

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

蕭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

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

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

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

如是便還但相為借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

道守居夜堂

受拜魏王操號其夫人為王后○八月漢中將關羽

取襄陽關羽使糜方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

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

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

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

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眾皆恟懼或曰可及圍

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

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

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

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絕羽

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

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

邪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脩初楊脩丁儀謀立曹植

廢麓內吳質與之謀脩以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

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

疑後植以驕縱見疏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

有闕付度操意豫作荅教十餘條救門下隨問荅之

於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怪關中營帥許攸降攸擁眾

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關中營帥許攸降攸擁眾

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

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

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

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關

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麗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

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

撫攸攸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

即歸服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自許以南往

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

日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

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

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

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
 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
 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
 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
 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
 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
 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
 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
 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
 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
 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
 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
 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
 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
 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
 出其不意羽可禽也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
 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
 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

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
 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發
 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虜能
 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督攻江
 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
 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
 曹仁孫權為戕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
 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
 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
 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
 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
 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即效徐晃以
 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
 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
 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
 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
 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
 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磨
 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軍令
 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
 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
 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羽連
 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耳今羽已孤進更宜
 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
 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
 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
 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
 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鬪心權至江
 陵荆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
 遣人輿致濬伏面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懇惻濬起
 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佃誘
 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
 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能弄唇吻而實無
 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
 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
 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郡太守遜為右護軍皆
 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十

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
 荆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
 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
 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
 而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後謂陸
 遜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
 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略此
 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
 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
 以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
 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
 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云羽不足
 忌此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
 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路無拾遺法亦美矣曹
 操欲徙荆州殘民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
 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以孫權
 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以孫權
 為驃騎將軍領荆州牧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上

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
 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
 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
 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
 吾為周文王矣司馬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
 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
 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
 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
 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
 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
 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
 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
 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
 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
 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
 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
 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
 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

以至於道矣
 然一變之則可
 俗安可忽哉程子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
 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
 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
 以至於道矣

庚子

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

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

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

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

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
 薨太子丕在鄴鄴陵侯彰自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
 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
 所宜問也凶問至鄴羣臣聚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
 子司馬孚厲聲於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
 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

乎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
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
官備禮一夕而辦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
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即授魏王
璽綬領冀州牧尊王后曰二月朔日食○魏以賈詡
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

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魏王不遣

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不遣其弟皆就國臨菑監
國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

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不貶植為安魏立法自今宦者
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官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
之石室

正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
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

第其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丕至
譙大

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雖三季之末七

雄之敝未之有廢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
一旦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頽百代矣魏王處哀而
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漢中將孟
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達以上庸降魏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
將劉封不協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

才觀曹丕愛之引與同輦合房陵上庸西城為新城
郡以達為太守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
生患不聽遣將軍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封敗走

還成都封本寇氏之子漢中王備至荊州以未有嗣
養以為子諸葛亮慮其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

備因此除賈逵為豫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
不能攝郡逵曰州本

之遂賜死以賈逵為豫州刺史不能攝郡逵曰州本
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

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

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
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冬十月魏王曹

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不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

魏之羣臣因表勸不篡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不書三讓乃為壇於繁陽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改元黃初奉漢帝為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魏主不欲改正朔辛毗曰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曰夏數得天何必期於相反不從之○魏主不欲追封太后父母陳羣曰創業革制當為後式案禮典婦因夫爵無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令典也不曰尚書議是其著定制藏之臺閣○魏主不謂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不嘿然○魏主不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不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不忿然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不

即遣追取前詔十二月魏主不如洛陽營宮室○魏徙冀州

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不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

不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不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不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不荅入內毗隨引其裾不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不乃徙其半不嘗出射雉顧羣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不默然後為之稀出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春正月魏封孔羨為宗

聖侯魏復五銖錢○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眾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

廿辛

奉孔祀

魏復五銖錢○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魏書

卷之四

三

朱

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司馬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帥能帥其屬以尊天子則謂之霸王德既衰方伯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三國五胡南北之亂各有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則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孫權徙治武昌東晉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孫權徙治武昌
鄂更名鄂曰武昌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五月

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吳氏將軍懿之妻

六月魏殺夫人甄氏
初魏主不從太祖為聘焉

魏祀太祖於建始
留鄴失意出怨言貴嬪譖殺之

是月晦日食
魏有司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
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

所殺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
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
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

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
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

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
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

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孫權請
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孫權請
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將拒守

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
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

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
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

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
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
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

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
李異等於巫進軍秭歸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

等五萬人拒守魏築陵雲臺○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

為吳王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

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

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

強其眾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

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

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

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諫曰權雖有雄才故

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

不可與成所謀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禮秩服御

相亂也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

翼也權却蜀兵之後必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為無

禮以怒陛下陛下伐之則彼徐告其民曰我事中國

不失臣禮而無故伐我此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

以為僕妾耳民信其言則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矣

魏主不聽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

不當受魏封權曰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

耳何損邪遂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

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

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

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

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
人者也魏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夏侯尚益脩
攻守之備魏主令于禁請勅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

羽戰克靡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司馬
公曰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廢
之可也殺之則不君矣孫權城武昌○冬十月魏以

楊彪為光祿大夫初魏主不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

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

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

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魏罷五銖錢以穀

三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

也孫權遣使如魏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

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

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

荆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

身於陛下略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

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擿

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

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魏主不遣

載斗量不可勝數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魏主不遣

明珠象犀琦瑁孔雀翡翠關鳴長鳴雞於吳吳羣臣

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

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孫權立子

閻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登為太子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

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魏置護鮮卑

烏桓校尉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

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

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

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

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不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

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寅壬

二年

元黃初三年

舊國一新國一凡二替國

吳大帝孫權黃武

春正月朔日

校

校

校

校

校

食○魏除貢士限年法○二月魏復置戊己校尉善

龜茲于闐各遣使奉獻是帝進軍獠亭帝自秭歸將

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

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

山截嶺軍於夷道獠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

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

非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

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皆以為怯帝遂

自假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三月魏立子弟為王魏

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秭歸將

不立子戲為平原王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時

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

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匹夫而不能得

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

失文學防輔共表稱其美袞聞大驚責之曰脩身自

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夏六月吳陸遜進

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為益乎

攻獠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

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

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

道于善文堂

道于善文堂

三

三

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彼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疆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
 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
 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
 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
 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
 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王
 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
 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
 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帝
 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
 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
 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
 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
 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秋七月魏冀州大蝗
 饑○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州
 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
 如初魏主不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

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
 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或云漢已誅權妻子魏主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
 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
 馬良亦死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詔曰婦
 於五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
 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時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
 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禁者吾能加
 罪一等耳莫望魏立貴嬪郭氏為后魏主不將立郭
 錢米恩貸也魏立貴嬪郭氏為后貴嬪為后中郎
 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
 哲立元妃必以世家令淑以統六宮奉宗廟易曰家
 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
 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
 張非度亂自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魏主不遣使
 上起也不從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
 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

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
 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
 張非度亂自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魏主不遣使
 上起也不從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
 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

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冬十月魏

舟軍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魏主不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吳王權改

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不自將擊之夷未平卑辭上書

魏主不来自改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

命交州以終餘年不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

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是月晦日食○吳

武臨江拒守不自許昌南伐之黃

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璋報之

後主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

江陵皆不克引還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

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

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步

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

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

况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

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州中洲者桓部曲妻子

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

遂斬雕虜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

可代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

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

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

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陘

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

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

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

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不即詔尚等促出吳

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

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

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不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不問

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

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

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

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

卯癸

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

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

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

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赦禪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

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

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

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

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

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濟也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

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

嬰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

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

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

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

勞乎亮謝之及顯

卒亮垂泣三日

六月魏大水益州郡者帥雍閭

等以四郡叛初益州郡者帥雍閭殺太守求附於吳

叛應閻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計務

農殖穀閉門息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魏

以鍾繇為太尉

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

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

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遣尚書

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不嘉納之

鄧芝使吳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

芝問謂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吳時吳王

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

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

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

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

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

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

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

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立皇后張氏后飛之女也

二年魏黃初五年夏四月魏立太學初平以來學道

太學置博士依漢制廢墜至是初立

設五經課試之法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

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

不安輒改而封之鄧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

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如并

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

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邪秋

八月魏主不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魏主不欲大興

日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

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不

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

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臨綿數百里

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

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丕問羣

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

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

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於是旋師

吳尚書

暨豔郎徐彪有罪自殺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

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

與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

第

為軍吏置營府處之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陸
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
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
恐未易行也朱據謂豔曰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
時貶黜懼有後各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
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温斥還本郡以卒
始温方盛用事虞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
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未幾果敗

冬十一月晦日食

三年魏黃初六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亮率眾討雍

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
明日復反况公方北事強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
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
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
而巳亮納之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魏主丕復
吳羣臣大議鮑勛諫以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
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勛

巴乙

信之也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初吳當置相眾議歸張
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乃以孫邵為丞相至是
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
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各將與非所以益之也
乃以雍為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
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
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
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
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
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
正軍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
咨訪若事可施行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
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
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
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秋七月丞相
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
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
舊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

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
 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此即易勝耳
 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耳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
 嵩四郡皆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
 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
 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入夷
 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
 故耳於是悉收其後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
 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八
 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魏主不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將濟言水道難通不
 從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
 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
 入江不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遂歸吳孫韶等率敢死士於徑路夜要不獲副車羽
 蓋於長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兵屯田蔣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
 屯不從之即還留船付濟濟鑿地為四五道蹴船令

聚豫作土豚過斷湖水引後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
 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乃得還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吳令諸將屯

田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

及古人亦欲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魏主

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鮑勛治之請不

能得及即位助數直諫不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

界助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
 標埽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不
 聞之詔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
 官駁依律罰金不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
 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
 辛毗高柔等並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罪帝

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不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勳然
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不在東宮嘗從
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
能得卞太后責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
郭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救帝廢汝
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夏五月魏主不
卒初郭后無子魏主不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
故未建為嗣叡事後甚謹后亦愛之不與叡獵見
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不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
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
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
文帝於首陽陵廟號世祖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
聞彊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
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初太子在東宮不交
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
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
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泣政之始陳羣首上疏
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

有讎黨而毀譽失實
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
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
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
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
擊破之○冬吳王權令陸遜諸葛瑾損益科條
便宜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
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
不安令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
損益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主不徵之乃浮海西歸
以為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
許徵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
復不
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
吳交趾太守士燮
至
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徵自署交趾太
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徵以
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徵徵率其兄弟六人
出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徵外扶南林邑
守守居放室

未丁

五年

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

春正月吳討彭綺禽之

初綺

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

為魏討吳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克魏主以問中書令孫資資曰番陽宗人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敗昔文皇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未能為權腹心大疾至是果敗

二月魏大營宮室魏司徒王朗如鄴見百姓困而禹欲拯天下之患故甲宮儉食勾踐欲廣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練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遊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餘悉廢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

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志身於外者蓋

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事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行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頹傾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

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

道守居安室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附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叔為掾叔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魏主獻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禦水賊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

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四月魏復行五銖錢初文帝罷五銖錢而用穀帛人

刑不能禁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為后初魏主獻

故復之納虞氏為妃至是不得為后太后慰勉之虞氏曰

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後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魏議

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紉還鄴宮

復肉刑不果行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

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朗以為恐所減之文未彰於百姓之

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

可接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形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之恩外無以刑易鈇之駭議者多與朗同魏主獻亦以吳蜀未平且寢

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初文

帝所寵至是心不自定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
魏興太守申議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
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
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
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
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
下城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五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
盡壬申漢後主延熙十五年 凡二十五年

戊申

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丞

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楸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
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楸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

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

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
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
以乎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

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
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

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
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

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
 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
 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
 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
 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
 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
 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
 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禪
 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
 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
 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
 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
 谷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
 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但
 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
 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
 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

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
 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
 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
 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
 參軍姜維請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
 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
 備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邈務農積穀立學
 明訓進善黜惡與
 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五月大旱○
 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吳使鄱陽
 太守周魴

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
 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
 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
 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
 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
 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

彼眾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
 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
 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
 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
 獲萬餘資仗略盡初獻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
 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
 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
 達曰休兵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
 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
 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鼓疑兵
 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不冬十二月右將軍
 善至是賴逵以免魏亦不之罪也

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
 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疆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

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
 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
 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
 眾難塞留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
 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暮年已喪趙雲
 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
 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
 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
 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
 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
 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
 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
 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
 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其後吳
 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
 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

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
射城中以土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魏以公孫
淵為遼東太守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
孫氏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
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乃不勞師
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吳大司馬呂範卒初孫策使範典財
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
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
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
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
下而卒

七年魏太和三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

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

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衝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日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疑辯宏達則謝景究事甄微則范慎羊衝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衝所言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

主權盟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

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盟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

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非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吳以張昭為輔吳將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臣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秋七月魏

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

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

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條時事在荆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士魏主獻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
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
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
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
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
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
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
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
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
於正律九篇為增於
旁章科令為省矣
十二月築漢樂二城
府營於南
山下築漢城於沔
陽樂城於成固

庚戌

八年魏太和四年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
吳主
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田士萬人浮海求夷洲
欲
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
一旅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
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

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權不聽溫等遂行經
夷洲數千人以歸
溫等以無功坐誅
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
誕等有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
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
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
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
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
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
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
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
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
則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
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獻善其言詔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
浮華不務道本者罷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
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成固九月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
之魏主獻詔司馬懿沂漢水由西

城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陳
羣諫曰太祖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
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而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之
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并言軍事
用度之計敵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丞相亮聞之
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歆上疏曰
陛下宜留心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
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
心則二敵之釁可坐而待也少府楊阜曰昔武王白
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
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
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
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
之行軍者也又況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迫而不展糧
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
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
兵家之所憚也遠則周武出關而復還近則武文臨

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魏主叡如許昌魏主叡如
通於權變者哉乃詔班師魏主叡如許昌魏主叡如
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冬十二月吳人
叡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冬十二月吳人
攻魏合肥不克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
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
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
雅當與吾共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青州人隱蕃
贊王業者也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青州人隱蕃
書求見吳主權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權以為廷
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
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
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
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
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館時人怪之頃之蕃謀作亂伏
誅普自殺據坐
禁止久之乃解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亥辛

九年

魏太和五年

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

濬擊之

吳武陵太守衛旌奏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

史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旌官

丞相亮伐魏圍

祁山○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夏五月亮敗魏司

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

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秋八月

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

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蕃休

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

恩施惠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

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

主獻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謹

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

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

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

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

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

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

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

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獻優文荅報而已至是乃詔

管寧居放室

通鑑綱目卷五

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
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
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中都護
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
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

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
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

不辦之責又表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
本未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

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
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

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
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

事也孝起**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吳主權遣

者陳震也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
凌謄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

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
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
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敕留
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將將步騎七百人
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
不可居方任魏主獻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
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此表
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獻從之既至
體氣康彊乃十一月晦日食
慰勞遣還

十年
太和六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
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

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暮月而為制
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

往觀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
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

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
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

道守宮夜堂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臨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

吳主遣周賀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仙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徒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秋九月魏治許昌示呂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宮○魏伐遼東不克還擊吳使者斬之

公孫淵數與吳通魏主獻

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委質不之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時吳遣將軍周賀乘海求馬於淵豫以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赴成山遂輒以兵據之賀等還至遇風豫勒兵擊斬之權始思翻言魏以劉曄為大鴻臚魏侍中劉

召之會卒以其喪還魏以劉曄為大鴻臚魏侍中劉獻所親重獻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獻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獻曰曄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

因獨見責獻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漏泄為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獻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

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獻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所問反者是擘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擘之情
必無所逃矣獻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擘遂發狂
出為大鴻臚以憂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擘
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
豈不吳人擊魏廬江不克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
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
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
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
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
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
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
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擣其歸路於計為
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
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
為守矣魏主獻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
故能以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
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
以寵策為長乃報聽之

五癸 十一年 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二

月魏主叡往觀之○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

校尉宿舒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
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
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
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
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
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反覆難昭昭意彌切權不能
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
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
昭熟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
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
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稱
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上封之

朔日食○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公孫淵斬吳使

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於魏

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令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擒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而皆摧其鋒矣方將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乃不忍小忿而輕萬乘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之所惑也臣聞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今疆寇在境荒服未庭乃遠惜遼東之眾與馬而捐江東萬安之業乎僕射薛綜尚書陸瑁亦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所以越海求馬於淵者為此故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脣齒相濟若其不然畏威遠避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乃

朝會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玄菟旦等議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於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羣不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驪因宣權詔於其王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羣德并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眾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羅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以馬忠為庠降都督庠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寅

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勸農講武

而後用之至是悉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舉時大三月魏山陽公卒魏主叡素服發喪山陽傳國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殿災○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

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丞相亮至郿

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軍於渭水之

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

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之阻而百姓安堵軍無私馬

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

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

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

擊之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賊後擬其歸

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

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

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

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

司馬懿拒漢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

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

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

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

魏羅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

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

遜曰今若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

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

李

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八月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丞相武鄉侯諸葛

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

斬之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

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

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

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

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吾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

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荅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

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

印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

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

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

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儀為人幹敏亮

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

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

之才不忍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曰楊儀魏延牧豎

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

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憤憤獨不知慮此乎禕曰

道行居敬堂

通鑑綱目卷五

四

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
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
等將軍何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
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
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
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
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
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曰亮為相國
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
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
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
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
亞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
快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
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

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
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
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
子懷樂生之心流於怨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
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
者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

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

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

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

備非常預至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

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吳以諸葛恪為

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

丹陽太守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求為官出之
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
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尚氣仗兵野逸時觀間隙

出為寇盜戰則盜至敗則烏竄自前世所不能羈皆以恪計為難恪父瑾聞之亦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為丹楊守使行其策冬十一月魏洛陽地

震○吳潘濬平武陵蠻

卯乙

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魏主獻數問甄

是太后以憂卒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禕密表其言詔廢為民徙漢嘉郡自殺夏四月以蔣

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魏作洛陽

宮魏主獻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大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

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叔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邪此君之職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王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獻為之少省○獻耽于內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毓精養神專靜為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它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曰百姓供役田者既減復有鹿暴所傷不貲至如榮陽左

走不存存
右周數百里略無所入方今天下生財者少而麋鹿
之損者多請除其禁○廠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
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
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廠乃止少府揚
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
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
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
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
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為
法桀紂秦楚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
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
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
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廠感其忠手筆詔荅廠常着
福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廠默然自
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
問後宮人數吏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
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廠愈嚴憚
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
王恤病以雪仇今二敵疆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
以陛下神武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

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
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
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
賈誼憂之以為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寇賊未
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使
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廠中監督役擅收蘭
臺令史僕射簡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
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
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
又縱之懼羣司遂將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
請罷役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者復奏留一月
禮徑至作所稱詔罷之廠雖秋七月魏崇華殿災主
不能盡用直言然皆優容之廠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
廠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
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
為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早火
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
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
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蓬蒿嘉

不必生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魏主獻無其地矣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魏復立崇華殿魏主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魏復立崇華殿戲作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獻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積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汗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令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冬十月魏中山王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察

袞卒

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

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糶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

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士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

故當掩覆魏殺鮮卑軻比能先是軻比能誘保塞鮮之遂卒

軍蘇尚董弼二人遂走幕北復殺步杜根以至是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散邊陲遂安魏

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益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麟

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三六計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

琚琚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

今之變異而將魏以馬易珍物於吳魏主獻使人以

來之符瑞也魏以馬易珍物於吳魏主獻使人以

璚瑁於吳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丙辰

十四年魏青龍四年春吳鑄大錢五百當三月吳婁侯

張昭卒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夏

四月帝如湔觀汶水旬日而還○武都氏王苻健降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

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略齊

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

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

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

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獻不悅侍中盧

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

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獻意乃解毓植之子也魏

司空陳羣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

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

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

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

之孝今為人臣直詆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

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

矣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時司馬懿以兗州刺

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

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

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

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

丁巳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

四月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

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獻從之遂以建丑之

月為正服色夏六月魏地震○魏以陳矯為司徒初尚黃性用白夏六月魏地震○魏以陳矯為司徒初為尚書令劉曄嘗譖之矯懼其子騫曰主上明聖大能得幸好扶擿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損益亦有所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羣臣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亦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不密人事請屬不絕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未

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然蓋陛下自無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何樂焉怨畿之子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漸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杜稷未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欲討之以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
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妾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
東南南界壘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
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
卑以擾 皇后張氏崩○九月魏大水○魏主叡殺其
后毛氏 郭夫人有寵於魏主叡毛氏愛弛叡遊後園
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叡曰昨遊北園 冬十月魏
樂平獻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營圓方丘南北郊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帝天於圓丘以虞舜
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神於南
郊以武帝配祭地祇於 吳以諸葛恪為威北將軍恪
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丹陽移書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從化平
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

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
略無所犯於是山民饑窮稍稍自首恪復厚慰撫之
救下不得拘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
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之老幼相告而
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
主權嘉其功拜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
口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鐘簾
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
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
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
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
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
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哉
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
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
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
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
浴以待命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鐘簾於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
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
保承明之休也況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
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吝者賢事遵禮度陸
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
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賦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
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
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
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
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
祿稍見折減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
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
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
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
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
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
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
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
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
恐不及而工役不休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

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
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
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夫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
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
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
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為
名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
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歡心者鮮不
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無錄之女椒房
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
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
寇讎之心魏光祿勳高堂隆卒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矣皆不聽魏光祿勳高堂隆卒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
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
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大兆其戒異類之
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可選諸王使典兵禁時鎮撫王畿翼亮帝室夫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
之天下也魏主廢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曰隆
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
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廢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
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

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
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

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
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

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納
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

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
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

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
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

其法可廢依其文難備舉蓋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
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

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
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

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
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
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

馬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
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

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
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

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木綱未舉而
制末程國略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為治之要莫先

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
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

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
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

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
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

詢於人而決之在已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
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

悉委有司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疎賤賢才而見遺
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

之善法而繁其條目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內外之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

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
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
以考察黜陟其在下之人而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
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則奚煩勞之有或曰考績
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脩之耳曰唐虞之官
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
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
功非若房邵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各
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初衛臻典選舉蔣濟遺
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布
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
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
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
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戊午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春正月

魏遣太尉司馬懿擊

遼東

魏主廆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
議臣或以為兵多難供廆曰四千里征伐雖云

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
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
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
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
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
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
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衢曰不可是
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
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
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
郡驅略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二月魏以
韓暨為司徒魏主廆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
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立皇后張
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

氏○立子璿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

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
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謂藏於曾懷
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
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
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
正深然之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
公孫淵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
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
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
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
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
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
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
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
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
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
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
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
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

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
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
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
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
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
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
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
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
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
王建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
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三公
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
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
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
五能戰當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
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
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
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
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
淵皆殺之懿乃封其墓而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
校

囚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
 陳其變及淵謀逆獻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
 柔曰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晃信有
 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
 不彰其罪臣恐四方或疑此舉也不
吳中書郎呂壹
 聽竟遣使齎金屑飲之賜以棺斂
伏誅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
 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繼
 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壹誣故江
 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收繫驗問時同坐人皆畏壹
 並言聞之侍中是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詔旨轉厲
 儀終無變辭嘉遂得免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
 輒流涕壹曰丞相顧雍過失權怒詰責雍謝友謂壹
 曰此公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友曰潘
 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
 解散雍事濬詰建業欲極諫聞太子數言不聽乃大
 請百寮欲因會殺之為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左
 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
 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
 典軍吏劉助覺言遂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更

民乎乃賞助百萬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
 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
 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
 此徐衆曰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姦
 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儻獲原有豈大臣
 忠主疾惡之義哉○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諸大將
 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
 之曰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皆不肯有所陳而伯言承
 明涕泣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怪夫
 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
 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
 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
 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
 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
 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諫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
 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諫諫諫而已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此言
 之孤與齊桓良優未知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

為大將軍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昔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容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高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

未巳

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因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資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二年魏景初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

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之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弟

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孫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諸公受遺輔導者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優禮大臣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時曹爽司馬懿

悲夫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用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義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謚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者傳暇謂義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暇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夏以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之為揚州刺史

申庚

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主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荆州文書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吳將周胤有罪廢徙廬陵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以罪廢徙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權曰胤年少無功爵以侯將蓋念公瑾故也而胤恃此醜淫無悛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居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權曰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耳孤念公瑾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豈有已哉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 **春以張疑為越雋太守**初越雋蠻

趙府府志

卷之五

三

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
疑為守招慰新附誅討疆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冬吳饑

辛酉

四年

魏正始二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卻之初吳主權

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
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宜身自御戎務荆揚之
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
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
淮陽歷青徐犄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
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
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
命全琮略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祖中魏將軍王
凌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祖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
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
吳軍夜遁吳太子登卒○蔣琬徙屯涪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
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
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

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帶滋蔓若東西
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
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
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
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
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
從之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

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
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
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
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
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
灌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
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
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管寧卒於魏寧名行高潔
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
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戊壬

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

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權愛之與和無異

其傳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

亥癸

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月遣前

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昶言地有常險

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

子甲

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三月

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魏征西將軍

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

五年吳赤烏五年

涪○吳立子和為太子

其傳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

六年魏正始四年

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

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

七年魏正始五年

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

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

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某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魏軍退走魏兵距能辦賊也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
史董允守尚書令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數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通鑑綱目卷之

通鑑綱目卷之

唐

八年魏正始六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吳太子

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權乃命分宮

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

曰子弟苟有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

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又

與書曰卿不師日蹙而宿留阿寄終爲門戶禍矣琮

不納霸曲意交結名士將軍朱績以膽力稱霸自詣

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

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

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

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

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

夫人以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

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

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

顧譚遜之甥也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

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覲

覲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

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

八年

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揚

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

主怒吳丞相陸遜卒遣使責問遜憤恚而卒其子

抗代領其衆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

二十事問抗抗事畢條荅權意乃稍解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十二月尚

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

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

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

陳祗代允爲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諱

以爲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

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帝追怨允日深

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時帝數出游

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

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

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理冤獄

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瑀自南陽追之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丙寅

吳漢寇恂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輿病齋棺殮負而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疆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銑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九年 魏正始七年 **春魏擊高句驪克九都** 幽州刺史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九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不從退而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宮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 ○ **吳分荊州為二部** 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 **赦** 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

丁卯

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蹶蹶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吳罷大錢 ○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十年 魏正始八年 **春二月日食** 時魏主芳薨近羣小自今遊豫宜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不聽而晏等朋附曹爽亦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下吏改易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可致也

吳作太初宮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

在通伐權曰大禹以甲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魏賦斂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

稱疾不與政事

辰戊

十一年魏正始九年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

受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五月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

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巳巳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

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

綺疏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

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

用禮上疏自辯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

歲久之復為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

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

以是為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

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

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

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

流霑宵勝曰眾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耳懿使聲

氣纒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

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

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

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

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

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

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

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

據義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

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

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

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
 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
 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罷爽義訓吏兵以侯
 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
 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
 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
 令詔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
 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
 能用也範勸爽曰天子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
 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
 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許昌不過中宿所
 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不從自甲夜
 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
 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
 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
 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
 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義等并桓範張
 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冏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

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
 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
 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
 之民曾無一人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疆幹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
 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問欲以感寤曹爽爽
 不能用及懿閉門爽司馬魯芝聞變將營騎斫津門
 出赴爽及爽解印綬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
 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懿曰彼各為其主
 也宥之芝之出也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於其姊
 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
 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
 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
 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
 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死親昵之職
 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
 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枯沈勸枯應命枯曰
 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
 枯曰吾不忘卿前語枯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
 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

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
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
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
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
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
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
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
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
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
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
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
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
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
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
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
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
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大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

邪舅怒以為狂選部郎劉陶少有口辯鄧颺之徒以
伊呂稱之陶嘗謂傅玄曰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九於
掌中而仲尼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曰天下之變
無常也今見卿窮矣至是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
過輅之舅亦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
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
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
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
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
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
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
錫不受○魏護軍夏侯霸來奔霸為曹爽所厚以父

報仇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
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玄詣京師而以
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
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
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三月
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吳大司馬朱然卒

然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

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

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為大司馬病卒吳主權

為之哀慟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

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

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

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敕諸軍

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

之進軍洸水維懼

遁走安等降魏冬十二月魏即拜王凌為太尉

初凌

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屯

平阿甥舅竝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

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

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

驕奢半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

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

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

逆而擢用賢能脩先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

為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魏光

兄弟竝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會愚病卒

魏光

庚午

十三年赤烏十三年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

初潘夫人有

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

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

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

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

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

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

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

板

未辛

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
 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
 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請闕請和而
 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
 族誅正象率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殺楊竺
 全寄等據尋亦賜死
 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吳作堂邑塗塘遣兵十萬作十
二月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魏王和言孫權流放
 良臣適庶分爭可乘
 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荊州刺
 史王基向夷陵和向江陵和引竹緮為橋渡水擊吳
 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和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
 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
 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和與
 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州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
 吳大元元年
 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
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
 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

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
 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勢窮面縛水
 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
 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冢剖棺暴尸賜楚王
 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狐氏族父邵
 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
 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
 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私謂妻子曰公
 治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當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
 邵沒十餘年而愚滅族初愚以別駕單固治中楊康
 為腹心及愚卒康露其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以
 問固固曰無有遂收繫獄使康詰之固辭窮乃罵曰
 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
 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固又罵之
 曰若死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乎
秋八月魏太

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分匈奴左部為二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
 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曰疏而外土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一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自柴桑屯

所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切焚之莫令人見也時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狠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恪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

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乃以聞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敏與費禕對其意無厭倦必能辦賊然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方向大敵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禕性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豈非先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一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尚事體同皆足為世鑒也

書令

壬申

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春正月魏以司馬師為大

將軍○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

吳主權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

為齊王居武昌休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

葛恪為太傅

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

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

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祕不發喪

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

喪蓋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為衛

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吳徙其齊王

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奮於豫章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

徙恪遺之賤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

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得親戚有惡不得不得誅所以

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

大行皇帝覽古戒今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

諸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

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推太伯

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

荒亂之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徇制度

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

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

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築東

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

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

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

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

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

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

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

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賊相遠羅

落重密間謀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微功先戰而

後求勝非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

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壻地一也

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

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

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

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

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

邪奮懼遂行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

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渡，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堽整刀楯，俛身緣塙。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屯據等一。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消而業隆，若推過歸咎，執其功而隱其敗，則上下離心，賢愚解體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